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夜航 · 人类的大地

Vol de Nuit ·
Terre des hommes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刘君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Vol de Nuit

Terre des hommes

夜航·人类的大地

刘君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航·人类的大地/(法)圣埃克絮佩里著;刘君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7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6506-5

I. ①夜… II. ①圣…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J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4601号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Vol de Nuit

Terre des hommes

夜航·人类的大地

[法]圣埃克絮佩里 著 刘君强 译

责任编辑/冯 涛 装帧设计/小阳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6506-5/I·3888

定价: 4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

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大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

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

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宽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

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

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临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超越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

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

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极为张扬的

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 译本序 ·

一种“凌绝顶”的意境

柳鸣九

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人，应该读这本书，它能给人补充新的勇气与奋斗的力量；仅仅以闲暇心情追求读书之乐的人，也应该读这本书，它能使人从高超的文笔所引起的愉悦中，开拓精神视野，获得一般书籍所难以提供的人生感受；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旅行的人，也不妨读读这本书，不论你是因商务洽谈，还是因政务出差，或者是为探亲访友，当你对机舱中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向舱窗外的天空与飞云漠然而视，甚至感到无聊的时候，你不妨打开这本书读读，肯定会比读一本旅行用的通俗小说或消遣性的小报强得多，虽然它几乎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可言，更没有任何其他刺激性的文学佐料，但它可以使你得知同是在机舱里，有人曾经有过多么刻骨铭心的体验，有过多么惊心动魄而又智勇超群的经历，这肯定能使你在机舱中的精神状态上升到一个高高的意境。

此书出自圣埃克絮佩里之手，由他的《夜航》与《人类的大地》组成，我们把它们合为一集，是因为它们在题材、生活内容、精神格调与风格意境上，都是融通一体的，亦同为圣埃克絮佩里这位超凡脱俗的大师的代表作。

在法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之中，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个很有特殊性的人物，他的特殊性来自他那不平凡的特殊生活经历与他独特的文

学创作的结合。

圣埃克絮佩里有“蓝天白云的耕耘者”之称，他的存在意味着他首先是一个飞行员、航空家。早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就梦想将来飞上天空，而在十二岁，当时一位著名的飞行员就带他第一次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在航空飞行尚属罕见的二十世初期，对一个少年儿童来说确是一次非凡的经历。1921年，二十一岁的他终于自费学会了驾驶飞机，不久，就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从二十年代直到1940年，他一直在航空领域任职：当过飞行教练，驾机开辟过从法国南部到摩洛哥与塞内加尔的邮政航线；担任过航空站的站长，多次出色完成空难救援任务；在南美洲与非洲当过飞行员，亲自开通过从卡萨布兰卡到马里进而到达喀尔的航线；在二战中担任过空军的技术教官，并争取当上一个战斗飞行员，执行空中战略侦察任务。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传奇性的经历：体验过航空事业开拓者艰苦的生活，在不止一次飞行事故中负过重伤；以其飞行业绩荣获过法国荣誉团骑士称号；试飞水上新机种时险些丧生，曾迫降在荒漠之中五天五夜之后才被救出；在二战中以其成绩受到过法国空军的嘉奖，荣获过十字军功章，等等。他在生活中不断进取，不断进行新的挑战：曾试图发明一种喷气式飞机；曾试图打破飞越大西洋的纪录……他自强不息，战斗不止。1940年退役以后，他于1943年又长途跋涉到北非恳求在盟国部队中服役并参加实战，1944年7月31日，他驾机执行他的第九次空中侦察任务，一去不复返，正如一篇悼念文章所写的，“魂返天国，星宿归位”。

圣埃克絮佩里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存在过，他的生存活动达到同时代一般人所远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与范围。比起他的航空事业，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生活里似乎倒是一种派生物。

他在从事飞行四五年之后，才从事文学创作，并且一开始就是以他的飞行生活经验为题材，这就是他1926年初次发表的短篇小说《飞行员》；1927年，他又在飞行生活的空隙，利用两只汽油桶架起一块木板，伏在上面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杰作《南线邮航》；此后，他的几部代表作，1931年出版的《夜航》，1939年出版的《人类的大地》与1942年出版的《战区飞行员》，都是在工作与战斗生活的暂歇时期写出来的，而且无一不是以航空飞行生活为题材，统观他全部的文学创作，其中只有哲理童话《小王子》等一两种是例外。

这里，不是说职业决定了人格、题材决定了文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平凡的职业领域里，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个理想宏博、胸襟宽广、开拓进取、不屈不挠、坚毅卓绝、大智大勇、视死如归的人，具有硬汉的人格。而在文章之事上，他的笔致洁雅，趣味纯正，意境高远，格调悲怆深沉，其感受的敏感、热情的蕴藉、英雄主义的力度与现代精神水乳交融、融为一体。在他这里，人格是文格的依托与基础，没有他这种特定生活中的人格，他也可能像其他没有这种特定生活中人格的作家那样，另具感受、思辨、博识方面的优势，但绝不可能具有像他这样雄浑、刚毅、悲怆、深沉的风格，这种风格使他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成为了超凡入圣的大师级人物。另一方面，他的文格又是他的人格为依托与基础，“我思故我在”，“我写作故我在”，如果他没有进行过写作，特别是没有在写作中凝练出他那优美高超的文笔，而又以这种文笔来物化他那种生活与精神，那么，他也只会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数硬汉那样被淹没在时序无情的波涛里，而不可能进入了永恒庙堂作为一种精神人格的文化体现与存在而长存不朽。《夜航》与《人类的大地》就是他这种人格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他全部文学创作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夜航》于1930年出版后，第二年即获费米纳文学奖。《人类的大地》于1939年出版后，当年亦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前者的销售量曾达到两百五十万册，后者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并成为了“畅销书”。然而这两部作品却恰巧与畅销小说一般所具有的特点完全绝缘，既没有情节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也没有任何提味的文学佐料，它们的魅力显然是甚为独特的。

圣埃克絮佩里的两部代表作所描绘的，与其说是生活故事，不如说是生活类别。从事航空事业的这种特定的人群，即使在航空航天事业已很发达的今天，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稀有族”，何况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期。圣埃克絮佩里深知这种职业性的不平凡性与令人神往性，他决不致力于在这种生活上涂上玫瑰色或在其中安排浪漫的插曲，他满怀信心以平实的描述去呈现飞行员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景：他们如何驾着远非先进精良的飞机，冒着生命的危险，开辟一条条航线，每一次出航都存在“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危险；他们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像铁人一样，泰然自若地生活，尽职尽责去进行每一班飞行；他们如何以无比的勇气、了不起的沉着、高度的智慧与精良的技术在空中与乌云、雷电、狂风以及高耸的险峰周旋，不断地摆脱、不断地突破、不断地飞越；他们是如何充满了人情人性，然而工作却使他们很难能享受到爱情的欢乐与家庭的温暖，他们只能以硬汉的刚毅承受着这种柔情的失落；他们的工作纪律是如何像铁一样严格，不容许丝毫差错，即使出自客观原因，也要面对严酷无情的惩处；他们的日常飞行是如何维系着世界各地的交往与联系，他们是如何再接再厉地致力于把这种交往与联系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永不停歇，直到某

一次最后归隐于天空之中。这是一种默默奉献的生活，一种只能靠崇高的道义责任感支撑着的生活，这种生活结构单调，而又始终危机四伏，但无疑是一种壮丽的崇高的生活。圣埃克絮佩里深知这种生活的价值，自信以纪实的笔法将它写出来就足以动人感人，就足以使书达到一种高层次境界。圣埃克絮佩里这样做了，他的这两部小说成为了平实无奇，但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堪称严肃崇高，并体现了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责任感与悲怆性的杰作。

圣埃克絮佩里不像很多小说家那样，或追求小说人物命运故事的动人性，或以主人公外在的价值与世俗的胜利成功来吸引读者，来安慰读者；他推出给读者的是没有任何水分的、没有任何软性的、以青铜铸成的硬汉形象，他只满足于表现出他们形象的高大、刚毅与尊严，甚至都不去注意表现他们的肖像面貌的特点。这些硬汉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文学中成堆成堆的那些实有才情、容貌出众的、但却害有世纪病的“芸芸众生”。种种世纪病，或者是因为“上帝已经死去”、精神没有寄托与归宿而悬空飘浮；或者是因为认知了生存的荒诞与现实的荒诞而沦于虚无；或者是因为眼见了世界经历着可怕的纷争、屠杀与毁灭性战争而萌生出世界末日的悲观绝望；或者是因为有现代物质生活的极度享乐而反陷于颓废；或者是在谋求社会与人群的出路之中误入空想与偏激，等等。所有这些世纪病都与圣埃克絮佩里的人物无缘。

他们身处于高空无边无际的寂寥中，并不感到空虚孤独，而是情系大地上的人类，充实地感受到自己与千家万户的关系，他们充满了“对某种伟大事业负责”的道义感，深信自己的工作是在“让生活延续不断”、保持着世界上一些事情的正常运转，深信自己胳膊“维系着飞往欧洲的邮政班机的命运”；他们面对着离别、病痛、死